

温恕 著

YiRanXiangTa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

依然想他



依然想他

温恕 著

YiRanXiangTa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依然想他/温恕著. —天津: 百花文艺出版社,
2002.12

ISBN 7-5306-3577-8

I. 依 ... II. 温 ...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100258 号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 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 189 号

邮编: 300020

e-mail: bhpubl@public.tpt.tj.cn

<http://www.bhpubl.com.cn>

发行部电话: (022) 27312757 邮购部电话: (022) 27116746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山东滨州新华印刷厂印刷

※

开本 850 × 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0.5 插页 2 字数 235 千字

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 - 5000 册

定价: 18.00 元

内 容 提 要

知识女性汪小媛与英俊的工人“维纳斯”雷兮相爱成婚。有才无貌与有貌无才的双方结合在一起,生活中出现了那么多不和谐的音符。面对闯荡社会的艰辛与婚恋生活的种种困惑,汪小媛只好将情感用继父教她的古筝演奏的琴技,以“高山流水”的曲目来抒发情感,净化心灵,寻求知音。

全书充满真挚的情感,面对生存的困惑,使人们在经历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中,诠释生活的哲理。



序 篇

我多想,让他吻活我的肉体,然后,
再与我不死的精神结合……

我丈夫是一个只因为我给他讲了个故事,便上了我“贼船”的男人,(他后来和我吵架时说和我结婚是上了我的贼船。)他叫雷兮。他虽没受过高等教育,却从未觉得我这个国家名牌学校出来的,说得一口流利日语的女子有什么了不起。仔细想想,我之所以能够嫁给他,多半也正是因为他有这样的气概。

八十年代初,我颇有胆识地离开了我原来的那个单位。当时,对我最有诱惑力的就是外资企业。我以为,外资企业意味着先进意味着活跃,而国有企业却代表着落后代表着僵化,更何况,外资企业除了收入可观,还可以使我们这些“抱负青年”拥有发挥才智的极好环境。于是,我和我最好的女友,我的大学同学——一个勇于实践“宁做英雄妾不做俗人妻”理论的女人王

莉,从不同的单位,带着相同的高等学府的文凭,走出了在当时还没人敢走出来的国有企业。虽然,当时我们单位还有许多人像我一样,都被专业不对口地分配了工作,却还没有另外哪一个人,能像我这样说走即走。可是,走是走了出来,我却没有王莉那样幸运。我从来没有想到,会因为自己的个子很矮,相貌也没有达到外资企业的要求,就被一家家的外资企业,用一个个非常充足的理由拒之门外。更令我焦急和感到尴尬的是,和我一起走出来的王莉在外资企业已经干了半年,而我的工作竟还没有一点儿着落。离开了原来的单位,得罪了原来的领导,我自己也没有因为我的勇于出走得到一点点的好处,想一想,便不停地骂自己,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!

一段时间里,我真的很后悔就这样冒冒失失地扔掉了我的那个比较稳定的工作。我对王莉苦笑着说,“你不是说,我总是用一种理论去套生活吗,这一次,我确实是犯了这样的错误。”王莉听了我的话,指着我的鼻子说,“你还有没有出息?就这点儿挫折就说自己犯了错误,我说你用一种理论去套生活,是说你在感情问题上的偏执,谁说工作上。”我说,“不管怎么说,我这样的结局还不如不走出原来单位的好。”

在原来的那个单位,我是教育中心的语文老师。企业中的教育部门,工作很好做,换句话说,就是说我的工作很轻松。我在我的工作环境里,几乎是如鱼得水。我们单位的经理和他的助手们,借用王莉的一句话说形容他们,他们都是拍拍头顶,脚底冒土的“土老冒”,说心里话,他们对我确实很“怵”和很敬畏,不过,说他们很“怵”和很敬畏我,倒不如说他们很“怵”和很敬畏我那张文凭。听说,他们从上到下,无论是领导还是一般干部,还没有一个人是正规大学毕业的。所以,那些大大小小的



“头儿”们，都不会像我去应聘时见到过的，那些外资企业的老板们那样，对我不屑一顾，傲慢无理。更重要的是，我在原来的工作单位，还有许多工人朋友，比如刘燕，比如大齐。

然而，半年过去了，在我空无着落，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，我想重新回到原来的单位工作，可是话一出口，却被领导回绝了。他们告诉我，教育中心那个“老师”的位置已经有人了，他们让我接着办理“停薪留职”，最可气的是，那位经理助理还讽刺般地说：“你这样有才气的人，我们没法安排你啊……”当我对他说我不懂他的意思时，那位经理助理又说，“我的意思是说，你回来干什么呢，让你当工人吧，太可惜了，让你当干部吧，我们正在精简人哩。”

于是，我既不能再回原来的工作单位，又没有找到适合我的职业。春暖花开的时候，别人的心情大都像染满了绿色，一派生机，而我却像被人埋错了种子一样，在这个季节迟迟不能发芽。为了吃饭，我不得不租用一间十六平方米的旧房子，然后挂上一个牌子——我招收了十几名热爱外语的、年龄参差不齐的男女学生。那段时间里，我的眼睛虽然仍能看到，太阳从东边升起，又落向西边，可我的心，一会儿像停止了任何感受的行尸走肉，一会儿像掉进水里的旱鸭子，在毛毛愣愣地想上岸时，失魂落魄，焦虑不安。

一个晚上，我拎着泳装去了游泳馆。我一向喜欢用这种体育活动驱逐自己的不快。在那里，我与他——雷兮——我开始的学生后来的丈夫相识了。

当我第一眼见到雷兮差不多是全裸的身体时，一下子就被他那挺拔的身躯，刚健的肌肤还有他那一副立体感的五官震撼了。

雷兮是我在职工教育中心文化课补习时,众多学生中其中的一个。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那几年,国家有关部门为了给“文革”误了学业的一批青年人补习初中文化课,在各个企业大办脱产文化补习班,我就是在那时认识雷兮的。当时,雷兮是我们公司一个系统的,另一个建筑单位的工人——当然,我在那时还没有机会欣赏到雷兮的裸体美。两个单位的领导都是根据上级的有关文件精神,搞了一次联办的文化课补习班活动,在这次活动中,我的任务是代补初中语文。这就好比让教授代教小学一年级课程,对我来说,既是一项很容易又很棘手的工作。那时,我经常在课堂上给我的这些大年龄的学生讲故事,以排解课堂上有时出现的无聊和尴尬气氛。那一年,我刚刚大学毕业,是国家在“文革”结束后第一批招考的那一批大学生。

和我这些同龄人在一起,我有一种非常的优越感。显然,我与他们生存状态,将会有着重大的区别,表现在我们是同年龄人,而我是他们的老师他们却是我的学生。如果在这一点上,我的大年龄学生们崇敬我,其实是崇敬我的所谓学问的话,那我还要再说一百次,我感谢我的 K 父亲。是我的 K 父亲,使我能够在那样的年代明白了知识的重要,也是他使我懂得读书会给我带来智慧,会给我带来一笔无形的资产。因为我继承了 K 父亲的遗志,早在农村“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”时,就按照 K 父亲临终的前一年,给我规定的学习计划去学习。我的 K 父亲真是很有远见,他在那个时候就说,不会总是“知识无用”。K 父亲让我坚持学习,他说,做好准备,等待机会,如果没有准备,机会来了就会后悔不已。就因为 K 父亲这些话,使我在十九岁时,就已经明确了我人生的主攻方向和奋斗目标。一九七八年,国家恢复高考时我即报考,功夫不负有心人,我终于走进了国家很有



名气的外国语学校。

常常想,上帝是公平的。你不是比常人多吃苦了吗,他便把许多常人得不到的东西赐给你。我就是一个例子。当初我在农村,无论白天干的活儿有多重,有多累,我都坚持看书,一般地说,我甚少能学习一个小时才能睡觉,而且天天如此。这个习惯,使我拥有了一种气势,在我向着未来的世界行进时,不知不觉地,走在了我同龄人的前面。当然,在知识无用和那几乎接近疯狂的年代,我的行为也有不被人理解的时候,比如,我做知青时的同学们,在当时大都把我当成了一个怪人,直到我考入国家外国语学校时,他们才像突然明白了什么。后来有的知青同学见到我就说,当初看我每天晚上捧着书就是看,从不参与和自己无关的事情,而且看的都是他们看不懂的,带有符号(日语)的书,还以为我就是那种只喜欢与书本打交道的,十分内向性格的人哪,谁知,这个性格内向又有些怪异的女知青,敢情还有远大的抱负和志向呢!

我其实没有什么远大的抱负和志向,我与雷吟这一批人也没什么太大区别,如果一定要说有区别,那区别可能就是因为,我一直有一个精神在支撑着我,指挥着我。所以,我才能在根本就不知道未来是什么样子的情形下,坚持学习,而坚持学习的习惯,又渐渐地变成了我的一种生活方式,就是这种生活方式,带给我的却是我在气质上,于我的同龄人有着很大的不同。

看着这些与我一般大的,或者比我大比我小的男人女人们那求知的神情,他们感动我的同时,又使我生出一丝丝的悲哀。我想,如果不是我们的国家大起大落,按正常的进程,他们其中的一些人,也许会像我一样,或者说,比我还要理直气壮地站在这里,他们当中肯定有人,比我更会为人师表!

不过说真话,我那时根本就没有介意过雷兮的身材和五官。在那一群人里,我思维的定式,决定了我不会特别地关注谁,包括漂亮的男人。虽然,我那时已经开始想念和梦幻男人了。可是,在游泳馆里遇见雷兮时,我那种思维定式,在一瞬间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:像一根被清苦洗练过的筋骨,突然遇见丰腴的脂肪一样——我对男人的渴望与向往,在遇见雷兮那动人的身材后,落入了真实的棉絮之中。那一刻,我温暖,我涌动,我神情恍惚,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。如果不是有人无意中撞我一下,我可能会一直呆呆地站在那里——我被雷兮的美惊呆了。

雷兮美极了。在那一瞬间,我甚至想到了欧洲一些大雕塑家的杰作。

“哎,汪老师!”

雷兮叫着我。他站在离我三米远的地方向我招招手,然后“扑通”一声跳进了水里。我清醒过来之后,竟也神差鬼使地跟着跳进了水里,然后游到了雷兮的身边。我不知不觉地和他搭上话——这不符合我的表达方式,也不是我的性格。我本来不善于讲话,更不习惯主动与陌生人搭话。即使是熟人,多日不见,一旦打起招呼来,我都慌乱不已。我像得了一种叫做“自闭症”的病一样,无论在哪里,我对谁都是能躲即躲,实在躲不及了,便冲着来人轻轻地点点头。对此,曾有人说我不热情,总是爱理不理的样子,甚至说我是名牌学校出来的,清高孤傲。尽管这不是事实,我也很少为自己辩解过。可是,雷兮明明知道我“清高孤傲”却从未有一点儿顾及地接近我,我接触的人当中,似乎只有他才敢这样对我大喊大叫。更令人不解的是,雷兮知道我是学日语的,并将在外面招收日语学生时,竟然也要报名来班参加学习。而我,明明知道他只有小学三年级文化,却还鼓励



他来听我讲课。

离开游泳池后,我冷静下来才认真地想了这样的问题:他既然没有一点儿文化基础,学什么日语?赶时髦还要看看你有没有这个功底啊,特别是我,我为什么这样热心,为什么这样期盼他也学习日语?最后,我偷偷地问自己,莫不是他愿意来到我的班上学日语,也像我愿意收他为我的学生一样,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?后来的事情证实了这一点。我愿意教,他愿意学,都是因为我们彼此的相互吸引。从那以后,我收雷兮为我的日语弟子,而他,确实也恭恭敬敬地称我为老师。

情感世界里面的事情,常常让我感到奇怪。如果说,能有一个知识分子钟情于我,那是很自然的事,因为我毕竟是一个很有智慧,很有情趣的女人——说这话我一点儿也不惭愧,我的 K 父亲活着的时候,经常这样评价我。我除了经常假模假样地舞文弄墨,比如,模仿 K 父亲写诗,还会唱歌跳舞,特别是,我还会弹古筝曲。如今,我能看上一个几乎是目不识丁的男人,简直比他倾慕我更令人不可思议。更何况,我一直以为,不管是有知识的男人,还是目不识丁的男人,他们在对女人的态度上,有一个共同的特点,那就是喜欢漂亮的女人。而我不仅不算漂亮,还有点儿丑。

我不知道雷兮缺什么,难道也像我缺少美貌一样缺知识?还有,他就那么看重知识?于是,我了解他。我启用我的心智,与雷兮有意无意地交流,结果是说者无心,听者有意。在我的诱导和启发下,雷兮像在游泳池里,仅仅遮住他身体中那个三角区一样,在向我展示他的身世时,几乎没什么遮掩。

雷兮原本出身知识世家,父母亲都是小学老师。由于历史的原因,到了他的这一辈,便断了学问的香火。也许是从小受到

的家庭教育,也许是基因遗传,他把知识看得比什么都重要。他比我们这些读了好些书的人,还要固执地认为知识就是一切,知识就是力量。

因为相貌平平,甚至有点儿丑陋,我在求职中屡聘屡败,这给我的打击,比在学校里没有男生向我献殷勤更大。在那些心情极糟糕的日子里,我每一次见到雷兮,都能得到一种心灵的慰藉,同时,还有一种异样的感觉侵袭着我。这是我在二十八岁的年龄时,第一次产生了一种生理的欲望,并且,这种生理的,或者说某一个器官的蠢蠢欲动,在我的心底一下子膨胀起来,而这膨胀,使我懂得了我正需要着什么。于是,我把我的需要,用我特有的表达方式,比如生动的语言,夸张的表情等等,表现出我对雷兮,一个能够吸引我的男人的浓厚兴趣。然而,就在雷兮将要走近我的生活时,我却又开始拿不准主意了。我一次次地这样问自己:我真的能够和雷兮这样的男人生活在一起?

“雷兮,能告诉我,为什么要学日语吗,别误会,我是想说,想说,你学得很吃力,再说,日语对你,似乎,也没什么用处……”我像一个有口吃的人,艰难地述说着一件事情,好半天才把自己的意思表达出来。雷兮抬起头,睁大眼睛看着我。突然,他问道,“你能出国吗,你要是不能出国,我就不学了。”雷兮的话让我再一次证实了,他是为了靠近我才来学习日语的。雷兮说他学日语,是因为听说我要出国。

“我出国……怎么你就学……日语?”我明知故问。雷兮想了想,直接说,“我想和你一起去……”

“什么?你也要出国?”我说,“我要出国是要考‘托福’,你怎么去呢,如果不是走我的路,那得要很多钱的啊!”雷兮想都没想,说,“我有钱,只要……”雷兮说,钱的问题根本就不是问



题,他向我表示,只要能跟着我,到哪儿都不怕。

“你别那样看着我,我爱听你讲故事。”雷兮说。

我在课堂上确实讲过一些故事,那是为了让大能够接受我的知识,接受我这个人,我才略施小计的。那时,我在讲课前,大都要给他们讲一个故事,故事的长短常常要根据那节课的内容,当然,还要根据我的心情而定。

“有一个故事,你讲得咱班上的同学都哭了。”雷兮说。“是吗?”我说。雷兮点点头。我想了想,终于记起了什么。

“那个故事好听吗?”

我问雷兮时,眼圈又红了。因为,那是关于我的 K 父亲的一个故事。其实,“文革”中死了不少像我 K 父亲那样有才气的人,可是,我始终认为,我的 K 父亲是最冤枉的。他受到的屈辱,如果说当时的社会有责任,那么,他早年最爱的女人,更是罪责难逃。而这个他最爱的,曾经美若天仙的女人,就是我的生身母亲。

“那个故事好听吗?”我又问了雷兮一遍。雷兮说好听,就是太惨了点儿。雷兮不相信我的 K 父亲,一个在国外学习过的文化人,会因为他妻子的无知和诬陷,没了活路;他更不相信,一个满腹经纶的美男子,竟在一个长得很丑的,又小他两轮的女人——我的面前,那样情真意切,痛不欲生。

“雷兮,那是我编的。”我说。雷兮这时才如释重负,他天真地说,“我说的嘛,哪有那么倒霉的事,我爸妈就够惨了,怎么还有比……”说到这儿,雷兮眼睛更亮了,说,“那你就更能耐了,还会编故事,以后说不定会写小说了……他们说,小说就是编的……”

我注视着雷兮。像在哪一部电影里看过的,一个老男人对

他面前的一个小女人那样，矜持而又十分满意地一笑。如果我当时正吸着烟（后来我学会了吸烟），我也会深深地吸满一口浓烟，然后轻轻地喷在他的脸上。我真想以此来表达我对他的喜爱。

我对雷兮温和地说，“小说不是编，是创作，懂了吗？”雷兮摇摇头，不知是不想和我争了，还是没懂。

“雷兮啊，你听好了，”我对雷兮说，“生活中的故事再真实，也不一定感人，只有把生活中的故事，提炼到艺术上的真实水平才会感天动地，这是我的 K 父亲说的，你信吗？”雷兮又摇摇头，我仍然不知道他是不想和我争了，还是根本就没听懂我的话。但我知道，我们的交流始终不在一个对等的“物质”条件下。

“你什么都没懂？”我有点儿泄气，终于这样问他。

“我懂！”雷兮一把拉过我。于是，我突然就和雷兮脸贴着脸了。好半天我才醒悟过来，我急忙退回一步，给他一脸的正气。不过就在那一瞬间，我很希望雷兮能够再次拉过我去，不管我愿意不愿意。

雷兮和我几乎是脸贴着脸的那种感觉，我好像期盼了已久，不给他好脸色看，只是我故意作态而已。雷兮没有重新拉过我，他的表情透露出失望。看着他就要转过去的身影，我好像就要失去最珍贵的东西一样，我叫住了他，然后，鼓起勇气向他伸出了一只手。

雷兮立刻也高兴地伸出一只手来，两只手握在一起，我们的脸都红了起来。我们从那天起，应该说，在感情的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。也就是从那天以后我才知道，人在本质上其实是一样的。就像公园里的柳树，有的正一点儿，有的歪一点儿，可它们都是柳树，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。人也是一样，无论他是谁，你



给他戴上多么大的桂冠、头衔，那都是外壳，只要表现出男人或是女人的性情来，那么，本能也好，激情也罢，似乎和文化没多大关系，他们都是人，是人就有人的特点和弱点。我就是个例子。

那几天我一直渴望着。我渴望着因为工作受到挫折的心灵，能够在我的情感世界里得到抚慰；或者，用雷兮，这个上帝创造的一个美丽的男性维纳斯，来平衡我的内心。当时，我对我突然泛起的绝望，都看做是我的希望。更何况，我那时对性的感觉，也越来越强烈。我甚至非常清晰地渴望着他能满足我。我的身体成熟了。

我的身体确实成熟了，成熟得像已经掉在地上的一个桃子，那桃子的汁液，像我思念异性时流出的一种情绪。我希望我的这个桃子能够被人捡起，被人拿在手中抚摸，或者蹂躏或者咀嚼；我甚至想，无论如何，让我的桃子品尝一次，或品尝一生做别人的养料的滋味也好。我不愿意自己是一个老处女。我一直以为，守身如玉固然好，但一味地信奉什么贞操，那是我奶奶那个年代的事情。至少我不愿意我的桃子，成熟得必须腐烂，必须自消自灭，必须零落成泥碾作尘。

然而，就像我的两只乳房，在我较瘦弱的身体中，又被一个紧身的小衣服紧束着，使我感到非常的压抑一样，在惧怕被男人遗忘，和不知怎样被男人想起的无可奈何中，一方面，我从里到外充满了被人采摘的欲望，却又不得不让桃子长满针状的毛刺，以准备刺伤像雷兮这样胆大妄为的男人；另一方面，看着别人成双成对地进进出出，暗地里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甚至都想饥不择食。但是，我始终是靠理性生活的女人，况且，如果把男人比做是我生存的“条件”，如果把男人比做我生活中，不可缺少的

一道精神与物质的佳肴，雷兮的这道“佳肴”，好像只有菜而没有肉，而我，则好像更需要一盘营养丰富的“精神”食粮。

雷兮对于我来说，的确是缺了一些很重要的东西。我是女人，又是一个有知识有文化的女人。事业上，我早就有我的主攻方向；情感上，我也早就有我的择偶标准。于是，我又不想为着自己一时的冲动，而忘了自己的未来，更何况，好男人是金，好男人是我未来生活中，主宰我一切的神明。

然而，雷兮究竟缺什么呢？我曾经直言问过雷兮，雷兮当时竟调皮地指着我的眼镜说，“我不就是少了一副眼镜吗！”我被他的话给逗笑了。而笑过之后，我又严肃地对他说，绝对不是眼镜的问题。

“那你说我和你比，缺什么吧？”雷兮这样一问，我一时还真的说不清他究竟缺什么了。首先，我不认为没有学历的男人，就是没有文化的男人，更不认为，而没有文化的男人，就不是好男人。也许是我当时的思想极不成熟，思维极其混乱，我竟连这说不清的东西，也还是当雷兮走了时才有的。实际上，我只要见到雷兮，只要雷兮出现在我面前，我就什么理念都没有了，只有一个温柔的波浪，像柔美的绸缎一样冲击着我。雷兮太美了！

雷兮开始用他的方式向我求爱了。比如，他会从街上买来一些我喜欢吃的水果，然后偷偷地放在我桌子的抽屉里；他还会把别的学生用过的毛巾重新替我洗一遍，或者，趁着没人注意时，他还会粗声粗气地对我说，“你今天怎么穿这么少，外面冷着呢！”

不知为什么，雷兮越是向我表现殷勤，我越下不了决心和他确定关系，就像我下不了决心不再想他一样。痛苦突然包围了我。



一个晚上,我把录音机里播放的那段古筝曲《高山流水》关掉了。在音乐像寺院的香火一样,缠绕在我的房间时,我甚至觉得雷兮就是高山,我就是流水。我们遇到了,我们是知音,我们有世俗里找不到的默契。

屋子里静静的,我惊奇自己,仿佛又有了一种新的生命,那高山与流水汇成的音乐,拯救了我。这个奇妙的音乐,是超越那个名词概念的音乐,它到底是什么?

“雷兮!”

我的叫声惊醒了我自己。我奔向窗子,手捧 K 父亲留给我惟一的遗物——红窗帘,我把它贴在脸上,大滴大滴的泪水,落在了上面……

我决定,放下那个令人烦心的应聘,放弃出国的念头,接受以相貌打动我的这个男人——雷兮的爱情。

雷兮被我用一个很冠冕堂皇的理由,“请”到了我的宿舍。见到雷兮那一刹那,我即刻像咬了一口,芬芳而又带着毒气的罂粟花一样,浑身的细胞开始活跃起来。那天晚上,正巧我们的房间里没有电,屋子里黑黑的,雷兮就坐在我的对面,我敢说,就在那一刻,如果雷兮对我怎样我都十分愿意,然而,雷兮当时怎么也没怎么样。后来他说,当时他不敢怎么样,因为他怕我。

“你真笨!”

这是我要和他分手时,叫出的一句话。因为,在后来的接触中,我发现了我们之间的差异——我要不停地把我的意思解释给他——他在我面前,几乎是一个文盲。我不得不痛苦地对他说出了我的想法:分开。可是就在我这句话刚刚落下时,雷兮突然把我抱在他怀里。

“我不和你分开……”